

鲁迅全集

二

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第二卷說明

本卷包括《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

《彷徨》是作者的第二部小說集，1924年至1925年間所作，共小說11篇，初版在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列為作者所編的《烏合叢書》之一。

《野草》是散文詩集，共23篇，1924年至1926年間所作，初版在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

《朝花夕拾》是回憶文集，共10篇，1926年一年中所作，初版在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為作者所編的《未名新集》之一，1932年9月第3次印刷，改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故事新編》是作者的第三部小說集，共8篇，1922年至1935年間所作，初版在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為巴金所編的《文學叢刊》之一。

這四本集子後來印行的各版，內容都和初版相同。在193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編》都編入第二卷，《野草》則編入第一卷；1941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

的《魯迅三十年集》，这四种著作也都曾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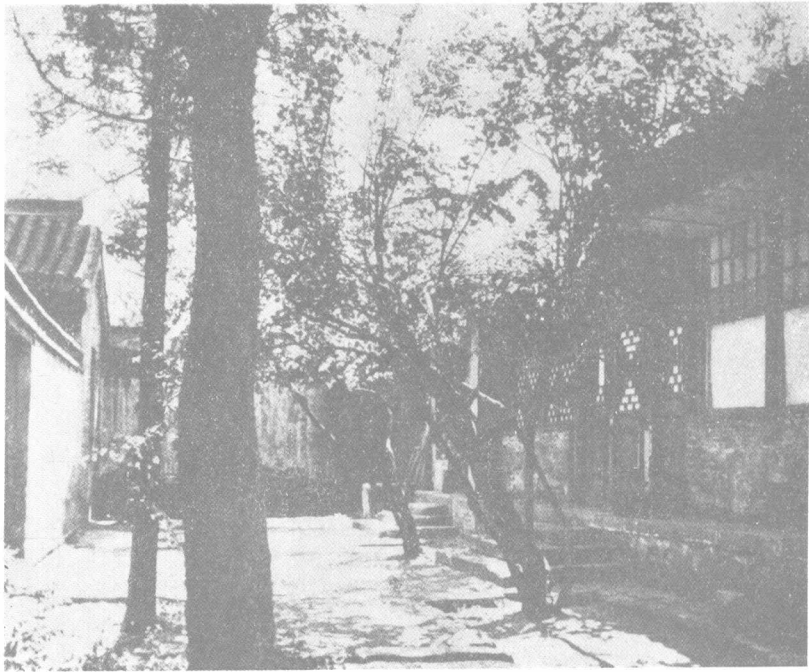
我們这次校勘是依照作者親自編校过的版本，同时参照各篇最初發表时的雜誌和报纸，《故事新編》一書，并根据作者的手稿訂正。卷末所附的注釋，在正文中以1、2、3……的号碼为标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六年七月



1909年摄于日本



北京八道湾 11 号住宅内的南房，
1919—1923 年鲁迅住在这里。

眉間尺

新編的故事之一

魯迅

眉間尺剛和他的母親睡下，老鼠便出來咬鋪蓋，使他聽得發煩。他輕輕地叱一聲，最初還有些效驗，後來是問直不理他，格文於他從自咬。他又之最大發聲，怕驚醒，白天做活勞乏，晚上一躺就睡着了母親。

許多時先之後，手靜了；他也想睡去。忽然，撲面一舞，覺得他又睜開眼。同時聽到沙沙地響，是瓜子抓着瓦蓋的聲音。

「好！該死！」他想着，心比非常^更，一面就輕輕地坐起來。

他跨下林，借看^月先走^向門背後，摸^到鎗火傢伙，點上松明，向小窠裏一照。

《鑄劍》（《眉間尺》）手稿之一頁。

第二卷目錄

彷徨

祝福	5
在酒樓上	23
幸福的家庭	35
肥皂	43
長明灯	55
示众	67
高老夫子	73
孤独者	84
伤逝	108
弟兄	130
离婚	142

野草

<u>題辭</u>	155
<u>秋夜</u>	157

<u>影</u> 的告别	160
求乞者	162
我的失恋	164
<u>复仇</u>	166
<u>复仇</u> (其二).....	168
<u>希望</u>	170
<u>雪</u>	172
<u>风筝</u>	174
<u>好的故事</u>	177
过客	179
死火	186
<u>狗的駁詰</u>	188
<u>失掉的好地獄</u>	189
<u>墓碣文</u>	191
<u>頹敗線的顫动</u>	193
<u>立論</u>	196
死后	197
<u>这样的战士</u>	202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04
<u>臘叶</u>	207
淡淡的血痕中	208
<u>一覺</u>	210

朝花夕拾

小引	215
狗·猫·鼠	217
阿長与山海經	226
二十四孝圖	232
五猖會	239
無常	244
从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252
父親的病	257
瓊記	263
藤野先生	271
范愛農	278
后記	286

故事新編

序言	303
補天	307
奔月	317
理水	329
采薇	346
鑄劍	366
出關	387

非攻	398
起死	411
注釋	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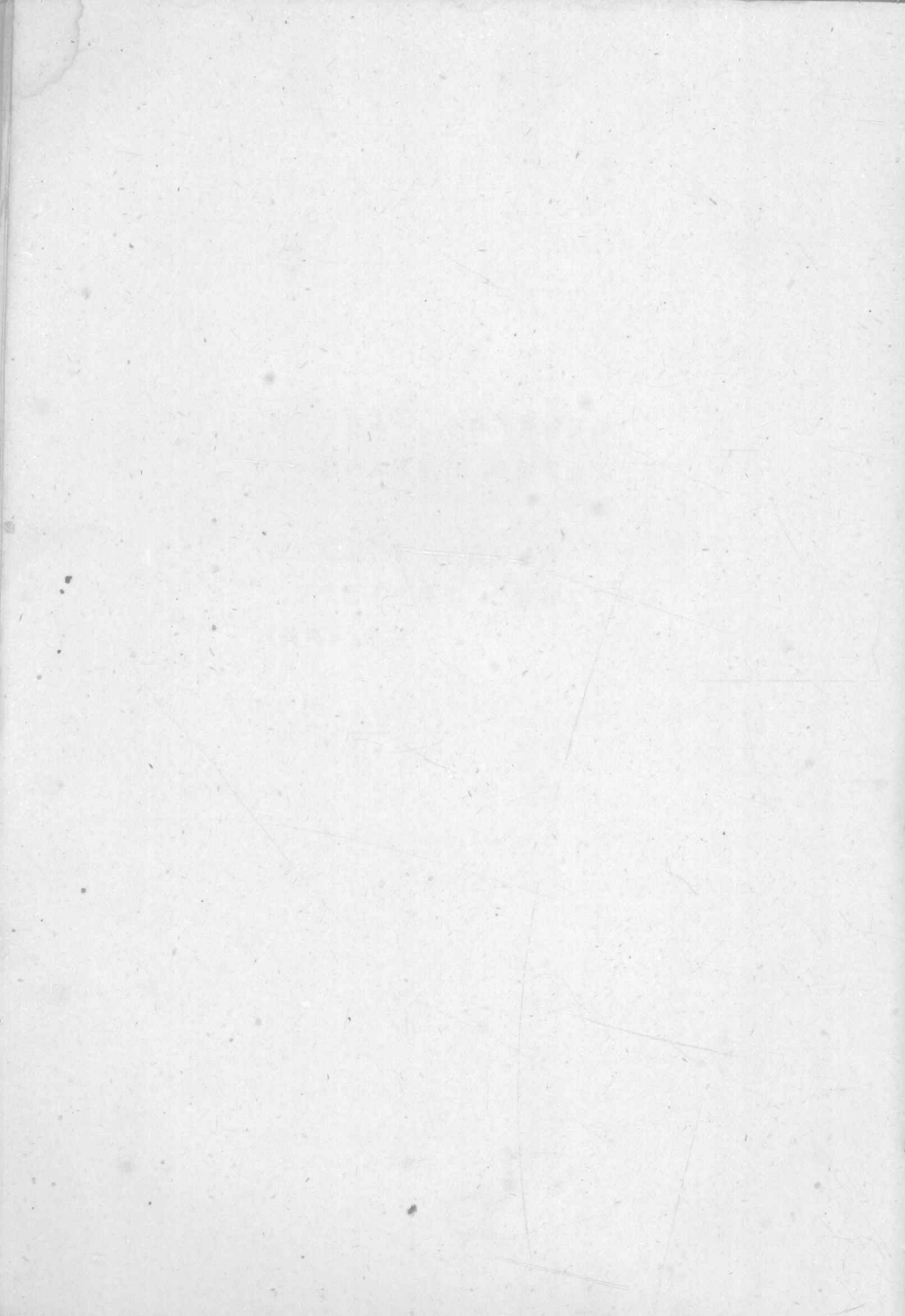
彷徨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¹

屈原：《離騷》。



祝 福¹

旧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气象來。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着一聲鈍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里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²。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但也還未留鬍子，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并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樣。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準備着“祝福”。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尽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紅，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鐲子。煮熟之後，橫

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燭，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陰暗了，下午竟下起雪來，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麽大，滿天飛舞，夾着煙靄和忙碌的气色，將魯鎮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書房里时，瓦楞上已經雪白，房里也映得較光明，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着的朱搨³的大“寿”字，陈搏老祖⁴寫的；一边的对联已經脫落，松松的捲了放在長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气和平”。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註》⁵和一部《四書襯》⁶。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鎮的东头訪过一个朋友，走出來，就在河边遇見她；而且見她瞪着的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我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变之大，可以說無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髮，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彷彿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籃，內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來討錢。

“你回來了？”她先这样問。

“是的。”

“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
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說出这样的話來，詫異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声音，極秘密似的切
切的說，“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
一般，比在学校裏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
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無，我自己是
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
期的躊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
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
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为她起見，不如說有罢。

“也許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說。

“那么，也就有地獄了？”

“阿！地獄？”我很吃驚，只得支梧着，“地獄？——論
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唉唉，見面不見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
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躊躇，什么計画，都擋不住三句問。
我即刻胆怯起來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話來，“那是，……
实在，我說不清……。其实，究竟有沒有魂灵，我也說不
清。”